

电视与权力

Television: Cultural Form and Politics

Image/Machine/Image:

Marx and Metaphor in Television Theory

Situation Comedy, Feminism and Freud:

Discourses of Grace and Lucy

The Television News Personality and Dredibility:

Reflections on the News in Transition

Television and Sound

Baudrillard and TV Ads

先锋译丛4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先锋译丛 4

电视与权力

主 编 王逢振

副主编 史 建

汪民安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电视与权力/王逢振等编译.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 10

(先锋译丛: 4)

ISBN 7-80563-853-5

I. 电… II. 王… III. 电视文化-研究 IV. G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2430 号

书 名: 电视与权力

责任编辑: 史 建

封面设计: 张 伟

出版发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 版 人: 荣长海

地 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 编: 300191

电 话: (022) 23366354 发行科: (022) 23303323

电子信箱: TSSAP@Public.tpt.tj.cn

印 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定 价: 13.00 元

前 言

“先锋译丛”第一辑出版之后，承蒙读者的厚爱 and 关心，给我们提出了不少鼓励和建设性的意见。在此我们谨向广大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根据读者的要求和建议，我们决定提前出版第二辑。

正如我在第一辑前言中所说，第二辑将侧重以视觉形象为中心的文化研究。国人以信为本，既然说了，就要努力去做。因此我们在第二辑推出的两本是：《电视与权力》和《网络幽灵》。由于电脑显示器的屏幕具有类似电视、甚至超越电视的功能，所以以电脑和网络为中心的文化现象也属于以视觉为中心的文化研究对象。

诚如人们所言，随着高新科技的发展，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世界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而电脑和电视的普及，不仅改变着社会的物质结构，而且也改变着人们的精神结构。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也不难理解。毕竟，电视和电脑大大扩展了人们的交流范围，“延长了人的中枢神经”，使几乎全世界的人可以同时共享大量的信息。在今天的世界上，如果没有电视、电话和国际互联网络，人们

真的难以想象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只是说“回到五十年前的生活”，恐怕决不是正确的答案。

但是，对于似乎已经熟悉的电视和电脑或互联网络，人们大多仍从纯技术方面思考，或考虑如何运用的问题，如舆论导向和网站监管等。换句话说，只是把它们作为一种可供传播信息使用的机械系统。至于它们作为媒体的内在逻辑，却很少有人认真思考。“先锋译丛”第二辑的内容，正是从媒体的内在逻辑出发，从深层次上来考察电视和电脑这两种以视觉为中心的文化现象。

在《电视与权力》里，我们选译了雷蒙·威廉斯等六位批评家的文章，它们分别从文化形式、政治权力、心理情感、形象建构、声音图像等诸多方面对电视文化进行了探讨。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探讨的是电视的运作过程及其作用：电视不是一种冷冰冰的死的物体，而是一种进行精巧复制和传播视觉幻像的文化媒体。“媒体就是信息”，它依靠高新技术，提供一种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交流和碰撞的战略场所。电视的直接性是一种想象的“海市蜃楼”，一旦某种内容投入电视，它就变成了一种通过形象的时空展现，变成了一种充满历史性的事件。电视对观众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电视与权力》揭示了这种影响过程。

《网络幽灵》收集了七位批评家的文章，它们把计算机和网络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探索，侧重权力结构、性别压制和心理分析，并从思维方式和伦理道德方面

作出理论阐述。作为人脑代理的计算机,速度更快、更准确,也更有效。它在为人们带来诸多方便的同时,也预示了可怕的前景:人将失去作为主体的自我,变成机器的奴隶。随着生产、经营和国家管理的电脑化和网络化,人们将须臾离不开计算机,自我意志和自由选择必须受制于计算机的网络程序。换句话说,人和机器的界限将日益模糊。当然,人可以控制机器。但在受机器控制的同时如何控制?以什么方式进行思考?当电脑的普及引起更多的人失业或使更多的人变成“单面人”时,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会变成什么样子?费泽斯通预言:下一代很可能是最后一代“纯粹的人”。这些令人惊恐的前景和颇具挑战性的问题,正是《网络幽灵》的关注所在。

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曾说:“一枚信息炸弹正在我们中间爆炸,这是一枚形象的榴霰弹,像倾盆大雨向我们袭来,急剧地改变着我们每个人内心世界据以感觉和行动的方式……也在改变着我们的心理。”在微电子技术出现之前,相对地讲,社会变化是缓慢的,人们只能从有限的形象中构建现实的模式,他们对世界的解释来自教师、家庭和亲友,他们的知识大部分来自直接经验和书本上的语言形象,没有广播、电视、电脑和网络来提供关于世界的各种不同的形象和模式,因此他们的知识范围是狭窄的。但是今天,信息传播渠道成倍增加,速度成万倍地加快,个人从这些信息渠道中所构成的现实的形象和模式也千变万化。于是,更多的思想、观念和各种解

释涌现到人们的意识当中,发展起来,然后又消逝而去。那些被人们认作现实和对现实解释的整体产生的形象,开始破裂和消解,产生出令人惊讶的变化。信息变成了具体化、个体化的东西,人们控制信息也受信息控制。结果,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人们的世界观和感知与认识世界的能力也在发生变化。从根本上讲,这种变化是从以语言为中心的形象转向以视觉为中心的形象。我们推出的《电视与权力》和《网络幽灵》,就是试图解释这种变化及其对人类社会文化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也表明“先锋译丛”在坚持其“先锋”的性质。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阐述新的文化现象,电脑和网络部分又涉及到许多高新科技专用术语和新造的词语,所以翻译的难度明显加大,虽然我们多方请教,认真查阅参考资料,但仍恐有不少不妥甚至错误之处,我们恳切期望广大读者、特别是有关方面的专家不吝指正。

王逢振

2000年仲秋

目 录

前 言

王逢振 1

电视:文化形式与政治

雷蒙·威廉斯 1

形象/机器/形象:电视理论中的马克思与隐喻

理查德·戴恩斯特 42

情景喜剧、女权主义及弗洛伊德

——格雷西和露西的话语

帕特里夏·梅伦坎普 94

电视新闻人物和可信度

——对转换中新闻的反思

玛格丽特·莫斯 122

电视/声音

里克·奥尔特曼 162

鲍德里亚与电视广告

——经济的语言

马克·波斯特 187

电视：文化形式与政治

雷蒙·威廉斯

赵国新 译

美国电视印象记

加利福尼亚的电视节目在早晨 6 点钟开始。在早饭时间，你能看到第一场电影。如果整个一天你都加以留意的话，那么，在第二天早晨 1 点夜间电影开始之前，你能看到 6 部以上的影片。在当代加利福尼亚的电视节目中，电视电影最多。

但是，我们是在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两三个最富有的地区之一，旧金山的南部，在据认为正在产生未来的地

方。沿着这条马路往下走，德福雷斯特¹曾经在那里发明无线电电子管和有声电影。沿着这条马路往上走，他们在那里发明了晶子管。穿过这条马路，一位年轻的工程师发明了家用卫星电视接收天线。在这块技术的心脏地带，我们正在通过一个光线摇曳的小匣子观看老式影片。社会力量对技术力量的支配地位，在这里表现得最明显。

我们很容易收到 6 个频道，尽管没有一个效果好的频道。美国电视画面的一般质量普遍很差，好像确实如此。但是这似乎是一个次要的问题。旧金山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或许是世界上最名符其实和最活跃的大都市。在港湾地区，有两所世界名牌大学和 6 所其他大学。年龄群中约有一半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可是，如果你只看电视和听收音机，而广播制度不健全和糟糕之程度令人感到可怕和毫无希望，你可能认为你是在一个非常小的小镇里：恐怕还不止是小镇。只有伯克利独立调频无线电台和苦苦挣扎的旧金山公共电视台，表现出这五百万人口的某些非凡的文化和知识资源。

在我们这些“现代化的人”看来，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经验。广告对网络和当地电视台造成损害的程度，甚至在事先知道这一事实的情况下，也会令人感到吃惊。一部影片要被商业广告打断好几次才正式开始。你很快就会了解详细情况。一小时之内，每隔 6 到 9 分钟就来一次广告。中断的习惯已经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大多数电视台也在你观看的电影中插入两三部过后要

播放的电影的预告片。有时候，这会产生一些超现实主义效果。由于插播商业广告和预告片的间歇通常没有惯用标志，连续镜头可能从洛杉矶释放的恐龙跳到声音深沉的妇女为用咖啡留住丈夫表示忧虑，跳到印第安人从远方的地平线上走过来，跳到巴黎饭馆里的一个姑娘突然从餐桌边跑掉，开始放声大哭。或者你能看到较常用的有意义的连续镜头。简明新闻也定期被中断以插播商业广告。一天晚上，正在播放令人撕心裂肺的、残疾人从越南的老虎笼子出来的画面，连续镜头的下几个画面却是一群孩子在新英格兰的花园里奔跑，欢唱一首关于谷类食品的歌曲。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最深层次的缺点在于制度结构本身。如果你重温 20 年代的广播状况，你就能够看到，当时广播几乎只被视为节目播送。播送的节目材料被认为是已经存在的事物：国家庆典、体育赛事、音乐会和戏剧。在英国，我们有为独立制作提供保证金的播放权，这似乎算是很偶然的了。在美国这只是间或发生，现在能够深切地感觉到结构性的后果。你必须费好大劲才能让自己想起来，你现在所在的国家，在电影、流行音乐、调查性报道方面，在两代人的时间里领先于世界。你必须付出好大努力才能记住，假如港湾地区是一个独立共和国，那么，它在本世纪取得的学术和文学成就显然将被认为卓越非凡。但是，在广播制度方面，正如在一些其他社会方面，你感觉不到你是在一个物质和文化都很

富有的国家。事实上，你感觉到自己是在一个贫困地区。

并非如此，知识分子们告诉我（正像除了在英国之外，他们在世界各地所做的那样），我们不看电视。可是并非如此，他们看电视。他们在情感上卷入了一部实况系列纪录片《美国家庭》，这部纪录片追踪拍摄一个加利福尼亚家庭。在拍摄过程中间，妻子提出离婚要求：它是一种新的、贴近的观察和谈论邻居的方式。最受观众喜爱的、能够产生万人空巷效果的节目是所谓的《杰作剧场》，这个节目中播放的连续剧却是从BBC二台的经典连续剧中选出来的。这是在公共电视网络上播放的。在我离开的时候，他们正开始播放《通往自由之路》，可是从前这个节目被拒绝提供公共电视资助，原因是，正如含蓄的解释所说的，它的“成人内容太多”。可是，在充斥着被官方禁止的、耀眼的“半裸体”和“全裸体”字样的街头招牌的旧金山，单独就能买到这部连续剧，并且你能够得到一本有会员签名的平装本萨特小说来作为礼物。为了继续办下去，这家公共电视台，KQED，不得不与几百名年轻的志愿者一道，经营拍卖和调动会员的积极性。整个结构的致命错误是缺乏节目制作的资金。KQED几乎没有制作出令人钦佩的节目。《新闻室》是轻松自在的一个小时的新闻和讨论栏目。《世界新闻报道》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栏目，在节目当中，来自附近大学各系的4个人讲述本周外国各家报纸的内容。还有供教师和少数民族——中国人、黑人、奇卡诺人——观看的好

节目。但是你走进富裕的、光怪陆离的旧金山，发现 KQED 坐落在高速公路下一座小楼里，《新闻室》的记者们挤在一间屋子里，坐在办公桌前赶新闻稿。KQED 播放的大部分材料都通过公共电视网络：《芝麻街》和《电子公司》；公众事物节目《第一线》，《比尔·莫尔斯日记》，《华盛顿周评》。当我来到 KQED 办公室的时候，他们刚刚制定一份备忘录，备忘录上面说，这三个公共生活节目明年都得不到资助，原因是，负责拨款的委员会大多数成员都换成了新成员。甚至《新闻室》和《世界新闻报道》都处于危险之中。悠闲自在的节目主持人一下子变得绝望起来，他们请求观众，如果发现这些节目有用就来信说出来。

有用！你不得不住在先进通讯技术中心，以其他方式发现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以便获悉关于它们有用和必不可少的看法。《纽约时报》来得晚，除此之外，有一家独立经营的无线电台和这家苦苦挣扎的公共电视频道，加上使用多数频道的极少数地方广播电台。在这三类广播电台，国家网络新闻还算不错，但是它应付不了目前生活在美国所需要和要求的数量和水准。有趣的是，网络一直遭到尼克松政府的训斥。如果他们的报道变得软弱无力，讨论节目被逐出公共电视台，那么这就是一个强权社会，一个大多数公民几乎得不到真实消息的社会。我记得我曾经费好大劲才了解到关于法国大选、智利大选和美元危机的真实情况。与此同时，我非常明

白电视上所播放的咖啡或者谷类食品或者汽车销售广告中的可恶伎俩。

公平地说，我了解旧金山监督委员会和政绩非凡的阿里奥托市长采取的每一措施。它促使我重新思考地区的和当地的新闻，以及所说的社区新闻。当然，作为一名来访者，我了解得还不够深入。但是，每天晚上，我在多数频道上都能看到当地新闻是国内新闻和国际新闻的三倍。这些当地新闻只不过增添笑料而已。演播室里有4个人，两个人报道新闻，一个人报道体育，一个人报道天气情况。气象预报员是嘲笑目标，这已成为惯例。例如，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首席新闻播音员讲话非常快，在所有的当地新闻报道结束之后，他就会说，“接下来是由彼得报道天气预报——我跟你讲，他的棕褐色皮鞋与他的领带非常不配。然后是法国和智利大选，美元在国外仍旧受到打击，以上信息和其他情况的详细报道，请见继续播出的《新闻风景线》。”这种“继续播出”公式值得注意，因为它纯属子虚乌有：就像《等待戈多》的结尾那样。《新闻风景线》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只有当它们即将插播商业广告的时候，才会“继续播出”。但节目最后返回气象预告员那里。他面前有气象图和标志，可是每次在他张嘴说话之前，就开始调侃他的领带或棕褐色皮鞋，在剩下的极短时间内，他迅速地预报完整个大陆的天气状况，你简直不知道他是否预报了龙卷风。碰巧，今年冬天加利福尼亚的天气非常古怪，下

雨的时候比往年多，以致天气预报节目结尾的说明文字经常是“做事无碍（但要带伞）”。一天晚上，一个气象预报员打破常规，对异常天气的议论很见才智，很能使人增长见识。演播台后面其余三个人的脸上露出了被逗乐的顽皮表情。

简直烦死你了。它就像商业广告的主导风格那样，利用众所周知的方式，用颤音发声和提出建议，让人看起来喜欢或感到愤怒，但是，在人们所期盼的高潮之后，例如说完“好吧，我试一试”或“好主意”之后，还有其他妙语。我只能重复我对这一切与遇到的人之间的差距表示出的惊奇之感。人们认为加利福尼亚是快节奏的：我发现它在表面上是异常的轻松自在，甚至昏昏欲睡。我怀疑它是否是未来，但是，假如它是未来的话，在这里，喷气式飞机和军事电子学领域，经历着一种惊人的、几乎是触摸得到的私有化过程。在外部不断的冲击下，出现了这么多无声无息的智能，这么多敏感的温文尔雅；结果也产生了这么多孤独的绝望。可是这一切几乎没有在公共的声音中出现，除了偶有例外，也找不到对贫困表示抗议的声音，在富裕的加利福尼亚——它的富裕程度在世界上排列第九——你只需乘坐公共交通车就可看到真正的贫困，不仅许多黑人、奇卡诺人和中国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而且许多穷白人也在艰难地生活。富有而稠密、数量异常多的中产阶级似乎能够掩盖这一切，直到你利用各种渠道了解了真实情况。不用说，这些渠道不

是电视频道。

我在加利福尼亚的电视上看到了一些不错的老电影。但是，两场电影的播放间隙，我收看了警匪连续剧、开发智力的猜字游戏、偶尔获得有限成功的连续剧，如《都是一家人》，以及比较容易引起反响的热线点播节目。当然还有某些不错的体育节目，当我看这些节目的时候，我认识到了这种广播系统所产生的后果，这种制度不以提高最低保证资金或提供长期资助资金的方式，资助任何重要的独立节目制作。电视节目当中最缺少的是有原创性的戏剧（尽管当地的戏剧人才是在小剧院里，但是早期的美国电视戏剧是非常出色的）和一整套专题节目、纪录片、特殊报道，而这正是英国电视的主要力量。我回到英国，在大多数其他方面，感觉到非常超然于我们当前的制度和态度，当然，我的感觉不存在低估我们自己的媒体在当前衰落的倾向，我们的许多媒体逐渐在效法错误的美国模式。但是，现在该到回忆一个聪明的加利福尼亚人说过的话的时候了，当我们离开的时候（那些天正播放《奥兰基郡黑手党》，他的话显得尤其适当），他对我们说：“不要让他们将世界变成加利福尼亚。”

戏剧化社会中的戏剧

戏剧不再与剧院共同存在；现在，大多数戏剧表演是在电影和电视拍摄棚里进行的。² 关于剧院自身——

无论全国性剧院还是街头剧院——有着极为多样的打算和方法。各种新文本、新标志、新媒体和新惯例奋力推进，与我们自以为熟知的文本和惯例拥挤向前，但是，我发现这种现象令人困惑，原因就在于对立事物的存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戏剧时间和连续场景、古希腊悲剧中复杂精细的节奏以及合唱队与三位演员之间的关系：我相信，当我们在电影或电视拍摄棚里观看剪辑台或编辑器时，或者当我们在街头或地下室里的临时剧院中看到演员与观众之间的新关系时，这一切会以新的方式发挥作用。

其次，我们还没见过哪个社会有这么多戏剧演出，或看过这么多演出。当然，观看有其自身的问题。观看本身已经变得有争议，因为按照字面意义，戏剧最初用于盛典活动：在雅典纪念狄奥尼索斯的节日里或在中世纪英格兰圣体节里，其时有四轮马车驶过大街。在伊莉莎白时代的伦敦，节目创新的商业剧院退出了盛典活动，但仍在固定地点举行演出，先在首都演出，然后在外省城市巡回演出。剧院既有过扩大又有过萎缩的经历。在王政复辟时期，伦敦的两家特许剧院——合法戏剧的垄断中心——很少满员。18世纪的外省剧院的建立，各种剧场和音乐厅的发展，19世纪后半叶伦敦西区剧院的扩展：所有这一切改变了盛典活动，但主要还是数量上的变化。正是我们所在的20世纪，在电影、广播和电视方面，戏剧的观众经历了质的变化。我的意思不仅仅指许